

以反動卻自然的方式相信繪畫

林亦軒新作展「吸管」



林亦軒 Lin Yi-Hsuan, 吸管 3 Straw 3, 2018, 油彩、油漆、噴漆於紙本 oil, oil-based paint, and spray on paper, 210 x 150 cm

文 / 黃亞紀

關於繪畫的死亡率我只能說我從未想過它會死，只有很難做到。今日許多藝術家一生都在重新形塑繪畫的可能並企圖將它們投入另一個範疇，使它們成為獨立於繪畫之外的東西。這很有意義，但也非常危險。就像我們一樣，繪畫不可能不是整個繪畫史的延續，這是不可能改變的——至今忽視繪畫源於其過去與坎坷的藝術家，最終都因他文化的經驗與條件決定他自身藝術的局限。儘管如此，新一世代（與藝術家）因為影像語言的甜美使自己更加不了解繪畫的苦澀，繪畫越難將隱性信息傳遞給藝術家與同時代人——許多藝術家以為形式和顏色已不足以用於繪畫，而自我說服藝術必須包含政治、環境或少數群體問題。

這是一個對相信繪畫的人很不友善的時代。能讓繪畫死而復生最有效的治療方法也沒什麼，也就是相信——說起來像是只能用野外採來的草藥加上虔誠禱告般的原始。因為藝術一直是為了藝術，為了自己，不是為了取悅世界。但這類的藝術也是為了改變世界，最後改變了人們對世界的看法。當我們與林亦軒討論繪畫時，我看到一個具有如此信念的年輕藝術家，用過去十多年的時間證實著他的信念，即對他而言，繪畫是關於繪畫的。這個藝術家的存在強化了我對台灣與華人繪畫的信心。

從身份背景到內容技法

在即將到來的個展「吸管」，林亦軒將展出2017年至今的新作——儘管新作擴展至布面、紙上油畫與石頭彩繪等相異媒材，林亦軒卻在創作上更專注繪畫的本質探索：線、面、藝術家性，而將過去長年旅居拉丁美洲所面對的身份問題隱藏畫作之後。他在近期的採訪中說道：「近年我的感觸是，我逐漸認為我既不是台灣人也不是巴西人。這種身份上的問題最後會不會越來越放大，會的，因為這就是你每天遇到的事情，每天你面對別人對你身份與文化上的誤解，儘管你不去想也擺脫不掉。但我不會直接放在作品裡。」、「不過我開始對同樣背景的藝術家很感興趣，包括早期的趙無極、常玉、藤田嗣治等，我把他們的身份作為參考，關注他們如何在內容與技法上得到一個解決。」

此次完成的三件大作〈吸管〉，林亦軒留下他與亞洲、拉丁美洲的文化連結，擺脫過去關於顛沛流離的敘事。這些改變強調了林亦軒對於內容與技法的探索，如他所述，儘管生命中很大部分的掙扎來自身份認同、社會環境與現實壓力，但對他作為一個藝術家而言，最核心的掙扎卻不僅限於此：這跟成人的掙扎不同，更是一種找尋創造的那種掙扎——我總認為藝術家和非藝術家之間的區別不僅是才華，而是慾望。就像我們被教導閱讀之前，兒童似乎對藝術創作有著同樣的天份和熱情，直到出現好壞才華等級的錯誤意識才開始壓制自己的藝術創作——林亦軒對於藝術的慾望就是最珍貴的出發與執著。他厭惡論述與議題所涉及的平庸思維，所以他仍然以一種反動的方式相信技術，並認為它最終會解決問題。

另一方面，閱讀和文學是林亦軒平緩或放逐自我的另一面，是他以知識去平衡他敏感的途徑。就如〈吸管〉中，他刻畫上美國詩人Kay Ryan的一首詩〈露 Dew〉——他說他的繪畫依然只是風景，「但裡面有水，有動與靜，如同這首詩一樣」——同時，〈露 Dew〉也說明了他這兩年的遭遇與心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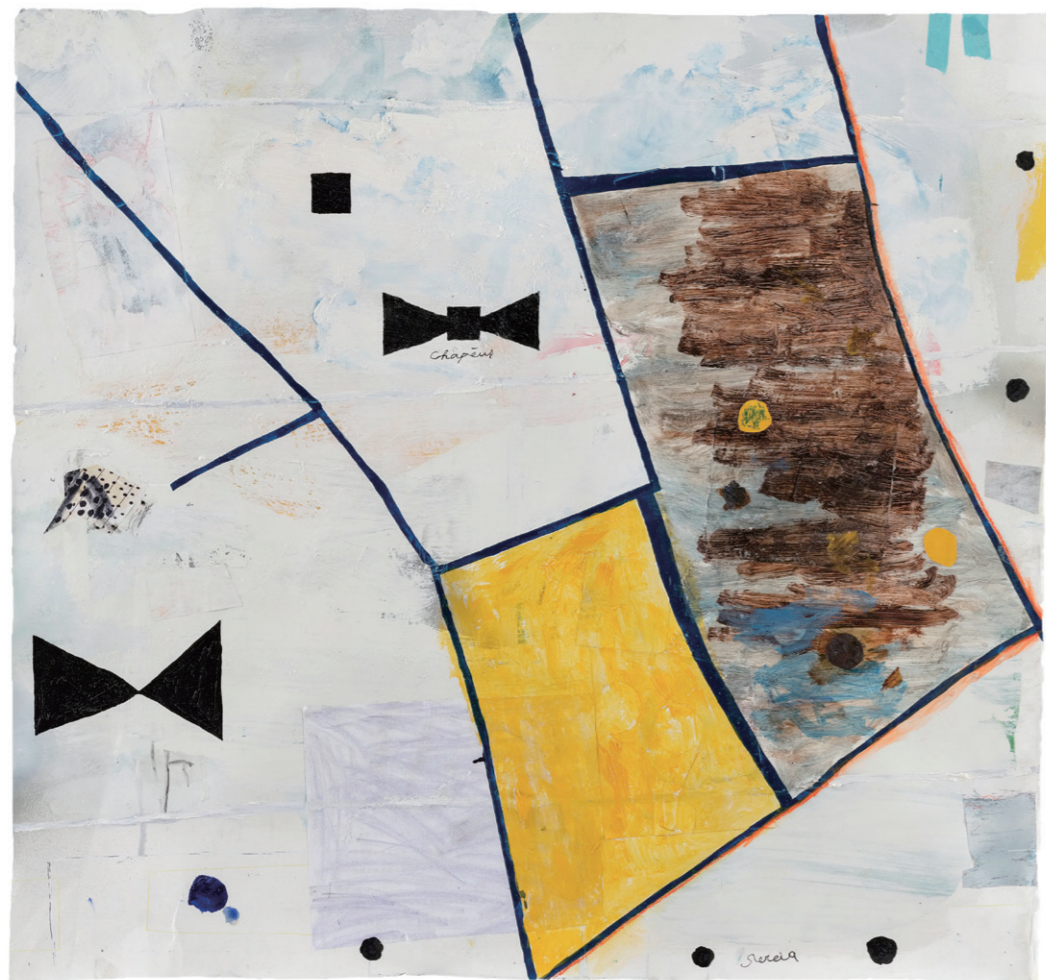


林亦軒 Lin Yi-Hsuan, 輪廓線 Contour line, 2018, 油彩於畫布 oil on canvas, 90 x 64 cm

繪畫的研究

2017年林亦軒因個展（於Each Modern前身亦安畫廊台北）緣故回到久違的台灣。展覽後他經歷長時間於醫院的陪伴、父親的離世、並決定在宜蘭家中與十五年未一起生活的母親共度一段時日。這段期間林亦軒作品出現地平線般的線條，顯示他重新獲得一種歸屬感的穩定：他稱之為宜蘭的地平線，而稱這一年多以來是一次很慢很慢的生活。地平線的出現引發他對於線條的研究興趣—過去他繪畫中的線條總是低限又大膽的，像是革命份子用刀刻劃的字句般深刻，卻又有些青少年之夢的年輕與坎坷—這個興趣到2018年夏天前往歐洲，重新觀看後印象派作品後到達一種高度統合性的激盪：顏色為何且如何變得更加重要，形狀為何且如何變得更加重要，情感為何且如何變得更加重要？

在這批新的繪畫中，林亦軒一直強調它們，直到它們幾乎成為抓住我們眼睛瀏覽的唯一東西。「我一直很避開以議題去討論繪畫，這也是為什麼我離開台灣的學院體系。例如我一開始發展塗鴉作品，並不是我關心它與社會的關係，而在於它的綜合性與自由



林亦軒 Lin Yi-Hsuan,
真相 Truth,
2018,
油彩、噴漆、油漆、蠟筆於紙本
oil, oil-based paint, spray,
and crayon on paper on,
71 x 75 cm

性，你可以畫紙上、畫牆壁、畫地板、也可以用各種媒材—而其實我到巴西以前我的繪畫就是一直在陳述方法。當然在拉丁美洲移動的經驗，讓整個創作會關乎敘述這些背景，但事實上是不是如此都無所謂。我的繪畫一直是關於「怎麼畫」，尤其這次去歐洲更有感觸，後印象派時期的韻味很深，是更貼近我想要畫的東西。而這當中，輪廓、色彩、塗繪是我特別有興趣的。有時候我會認為我為什麼要繼續畫畫？單純是我喜歡塗滿的感覺，以及這當中所有可能彙整的思考與技術。」

今日我們很容易把嘩眾取寵的符號、色塊、抽象當作品味的一種，又很容易把穿鑿附會的議題、敘事、具象當作學術的必要。但我們不能因此就說線條、形狀、顏色、表面、筆觸這些關乎繪畫最核心的東西，已經不可能誕生再向前進的紮實發展，更不

能因此就說早已沒有任何藝術家還懷著渴望，讓繪畫這些最基本的東西變得更強大。「只是材料被使用的方式也經常被誤解，我們都用藝術史的方式在解釋材料，當然材料與繪畫的關係都可以被解釋，也可以拿來解釋作品，但我想要講的是更感性的東西，我要發現的是更關於自己的東西。就像筆觸是不可能被複製的，你只要一畫就知道前面已經有誰存在，那我為什麼還要去研究筆觸怎麼畫、和材料之間有什麼關係，而不是找到自己的方法？」林亦軒說。

但同時林亦軒也明白，他的繪畫仍然必須具有某種代表性的外觀，甚至它們是奇怪的、不規則的形狀也可以，他必須讓它們成為獨立的東西，以避免自己落入今日流行品味的抽象作品的圈套，或落入昨日材料方法上的單向模仿。這些奇怪的小東西和林亦軒的個人主題連結地非常清楚，從他早期作品中的蚊子，到現在的蝙蝠、眼睛、吸管、旗子、文字，都是將與他生命時間軸交錯的物件給予最大規模的變形—通常以一種俏皮、孩童般拙劣的方法、同時呈現符號閱讀的雙關趣味。例如蝙蝠成為了領結、糖衣、飛行器，來自漫畫人物的眼睛成為了鈕扣、陀螺、星星。林亦軒不但沒有放棄形狀，他還將它們在空間不斷並



林亦軒 Lin Yi-Hsuan,
水手執照 Sailor license,
2018,
油彩、油漆於畫布
oil, oil-based
paint on canvas,
90 x 84 cm

置，從中尤其看到馬蒂斯對他的影響：表面非常重要。也看到他近期對漫畫空間的整理：把故事與畫面用不同角度切割—顯然，它們幾乎都在表面上，它們處於一個非常淺的空間，也就是回到線與色彩的空間。

那天他在畫廊畫畫，我看著他。我認為他喜歡看東西並畫它們，以一種非常個人化的語言—就像蚊子、眼睛、吸管、旗子或其他什麼。他在這裡，在這裏工作，這對他坐在那裡只是一個美好的一天，他沉浸在他看到與思考的事物、甚至大自然中。或許我們閱讀到的林亦軒，既是風景又不是風景—既是這個又不是這個的樣子。或許這就是最自然地做藝術的方式。